



咳嗽

有火有風有寒有痰有癆有肺脹

傷風脉浮兼自汗頭眩眼脹鼻塞清涕者屬傷

風冬月十神湯餘月芎蘇飲最捷

外感脉浮緊症兼頭痛拘急惡寒發熱無汗者

屬寒冬月十神湯加減餘月芎蘇飲加羌活

火寸滑而數或沉實而弦口乾頭時痛有聲痰

少面赤者火也宜降火清金加味芩連二陳

湯

此篇論人主
之術大都重
無為二字後
雖蔓衍千餘
言要不出此
根株蓋皆原
於老氏道德
之意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
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
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
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
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此段只重守而勿失二句。老氏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者下神農之治正是守而勿失故一能致治若斯。

其盛

齋。續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末世之治。只是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信哉是言也

應前矯拂其
本而事脩其
末下正言聖
人所脩者本

本即下所云
神化
張賓王曰精
論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梳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

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

伯玉臯陶師
曠有神化鼓
舞其間而遊
於法令聞見
之外者

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以下正言感
乏不可不情

其積至昭音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重振起神化
二字即所謂
誠也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

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樁。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張實王曰精
奇

規矩權衡之
設總以無為
為之此見無
為者道之宗
伏下智勇不
足治天下案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
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
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
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驢馬而服駒駝。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
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
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箝伸鉤。索鐵

人才不足任
應前任人之
才難以致治
也

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
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
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
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黿鼉。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
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
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

若重爲暴若
字乃助字也
下正言惠與
暴所當並重

而不衰。萬人蒙之而不福。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曰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

張賓王曰精
言

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

灌輸斟酌即
群臣輻湊並
進之謂故能
不出戶知天
下不窺牖知
天道

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自此至天下
不足有即前
段意特複言
之耳

弗馱。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
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
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
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
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
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
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

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
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
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
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
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
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禹決江疏河
至此總言自
然之性不可
詭而聖人必
因才為用下
則論用才之
不可不慎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益。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

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抵玉石。而抵瓜瓠

處人以譽尊
則樊美黃瓊
者是遊者以
辨顯則談天

行雕龍與者
是

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

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

治國亂國二
段只是名實
二字着工夫
不同而其國
之理亂自判

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馵。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

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

豫讓報主周
民死節皆恩
澤使然權勢
爵祿能籠絡

一世如此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

此不處靜以
脩身者

此不儉約以
率下者

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

處靜節儉惟
堯得之衰世
則否

不和。染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
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
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
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
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頓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

張賓王曰人
以此兩語重
武侯不知為
淮南語也

用人當如巧
工如良醫

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
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小者以為楫楔。脩者
以為欄棖。短者以為朱儒。枿榼。無小大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擘。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

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闡。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

明主以謀畫
之是非論不
以位論而聰
明不蔽

闇主近邪枉
而疎忠良故
才不為用而
聰明日墮

以下俱用法
意見人主不
可廢法

又以法循禮
義反於無為

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
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
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
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
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
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
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
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
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
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
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
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
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
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
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
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

與前相噴應

法起於心
為君之法
亦然

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自於心
天下則法之
所謂為

造父得轡術
之術故能取
道致遠人主
得御大臣之
其目不
其精不倦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
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
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
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
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
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
騶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

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此漢

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擇而
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
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竒材
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
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
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
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
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
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

儒蓋祖其意
而支其詞者

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
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反君。君人者不任能
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
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
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
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
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

反覆以御馬
喻任人之逸
亦與無爲相
應

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
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
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
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
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
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
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

滅想去意四
句此無為而
有守循名責
實五句此有
為而無好

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扁。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扁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扁。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

以下歷引權
化民之易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猿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闔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

握劔牽牛制
紅三喻俱見
發號施令者
當順其勢欲

順其勢則防
民害開民利
是已桓公順
之而霸紂逆
之而為獨夫
可不審哉

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

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

人主之享與
衣食俱當計
歲之豐歉
民之積聚而
為之此在虞
周之世則然

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
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
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明主非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
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蔦席。非不寧也。然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
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
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

有充於內指
歲登豐言成
像於外指鐘
鼓干戚言

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
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
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
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
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
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
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
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時有涘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涘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

畋不掩羣。至
羸不期年不
得食。皆王者
曰狩之禮。順
時序。廣仁意
也。

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墾。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鷺卵。不得探魚。魚不長尺。不得取。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原。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王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其為淮南說也
心欲小二語足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

聖人廣開納
諫之路其心
之小可知

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
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
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

武王有吞吐
乾坤之氣所
以稱其志為
大

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
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
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

能歷觀興亡
之由則其智
環轉無端所
以為員

所謂行方者
惟守成業繩
趨尺步之謂

有能而不拔
瘳所以事鮮

蓋紀滄子卷
闢難之謂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之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役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六反蓋指心
欲小志欲大
智欲員行欲
方能欲多事
欲鮮六者之
反也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

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

皆知為義即
瞽師之能言
白黑者陳忠
孝行而知所
出者鮮即瞽
師之不能知
黑白者

人必仁智為
表幹而後勇
力果敢辯慧
敏給蓋弓調
而後求勁馬
服而後求良
士必慧而求
智能之謂歟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

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

以下推士上
上之道以足
為表幹
息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
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矢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之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